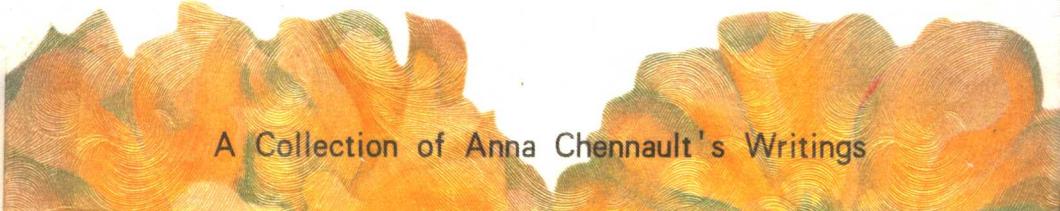




陈香梅全集

8



A Collection of Anna Chennault's Writings

陈香梅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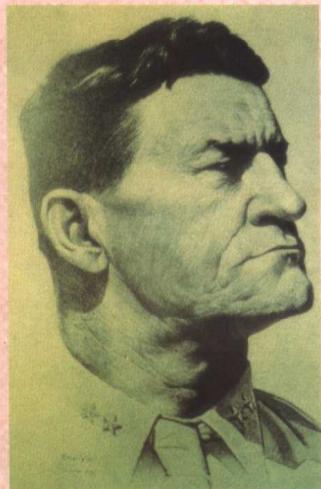
卷八 译著（《我与中国》）

河北人民出版社



陈香梅

H



陈纳德(中)与飞虎队队员



陈纳德夫妇与秘书



婚后合影



1957年陈纳德夫妇与陈香梅的父母、妹妹、妹夫团聚



1955年陈纳德与他的飞虎队队员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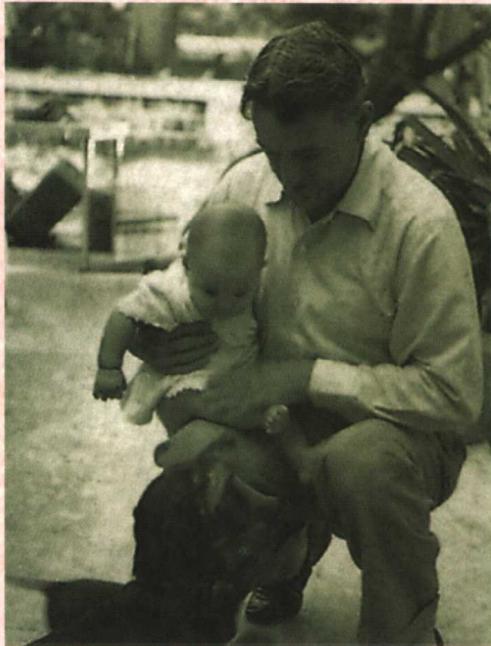
陈香梅积极协助丈夫开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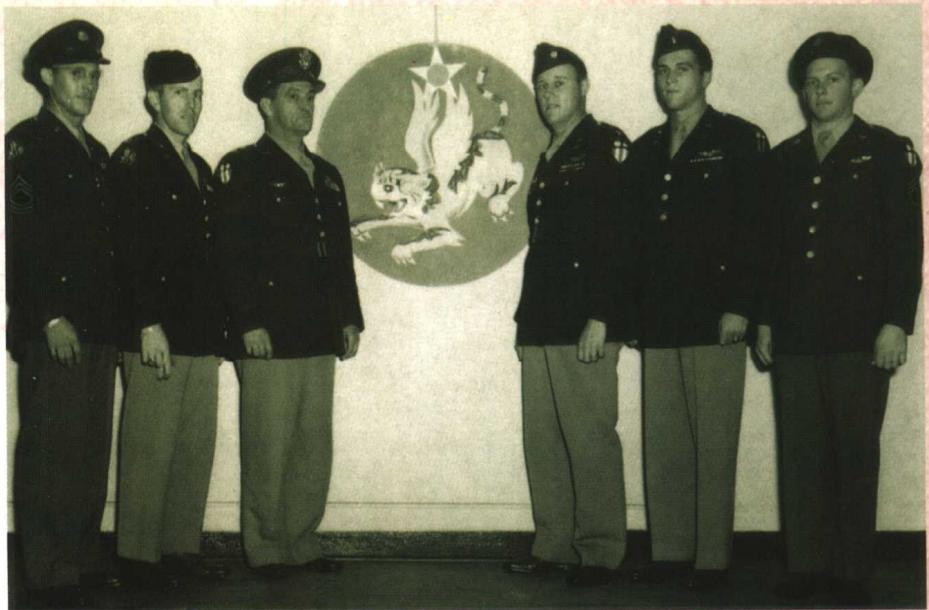
1957年6月陈纳德携妻子赴欧洲补度蜜月



陈纳德与小女



陈香梅带女儿回丈夫故乡



40年代初，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员在中国人民赠送的“飞虎”图徽前



1994年美国军人节，与友人在阿灵顿陈纳德将军墓前



悬挂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大厅中的陈纳德画像

目 录

[1]	第一章 故乡生涯和初入军队
[18]	第二章 在空军里的歧遇
[30]	第三章 到中国去
[48]	第四章 战争，战争
[63]	第五章 和苏联人在一起工作
[71]	第六章 在昆明
[80]	第七章 艰巨的日子
[93]	第八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09]	第九章 我头痛的事
[127]	第十章 怒江上
[147]	第十一章 滇缅战役
[169]	第十二章 飞虎的成长及其功绩 (上)
[190]	第十三章 飞虎的成长及其功绩 (下)
[206]	第十四章 史迪威在中国
[231]	第十五章 冒险的事业
[251]	第十六章 光明前的苦斗
[276]	第十七章 驼峰两面之争议

· 1 ·



[298]	第十八章 苦难的成果
[320]	第十九章 灰色的日子
[333]	第二十章 魏德迈在中国
[350]	第二十一章 告别中国
[370]	第二十二章 再来中国
[376]	附录 陈纳德在华日记

第一章 故乡生涯和初入军队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杜 甫

我和中国发生联系可以说是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所病院里开始的。那是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刚巧结束了二十年的军队生涯，也就是陆军飞行队战斗机驾驶员的工作告一段落。我躺在美陆海军医院的病榻上，患有慢性的重气管炎，低血压，听觉不灵和精神体质双重衰弱等症。那时我已经是快要四十七岁的人，并且因为体力减退（患着以上各种病症），不符合继续服务军队的条件，所以我就在那一年获准退休。连我自己也梦想不到，在不到四个月之后，我竟飞越重洋，冒着日本战斗机和高射炮火，来到中国，参加刚好展开的中国抗日战争。

这一个突然的转变，在我的战斗生涯中似乎是注定了的。因为我一生始终希望做一个军人，可是除了飞行之外，我以前在军队中所做的工作均不甚合我的理想。我的先人是法国人，是十七世纪时期的新教徒，一七七八年离开了阿尔萨斯——罗兰，随着法国名将于斐叶元帅参加美国的革命战争，后来就移居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西南部。世代相传渐向西移，经过田纳西和



密西西比两州到路易斯安那州平原的水乡泽国落籍。一八四二年我的祖父在该州买了三百亩肥沃的田地，把他的后半生希望与精力完全寄托在种植棉花和成家立业之上。在西移中，我所属的这族人和德克萨斯州的开山祖，山姆休斯顿族结成了亲戚。山姆休斯顿的母亲和我的曾祖母是同胞姊妹，而我的生母耶茜·李，则是南北战争时代南部名将李将军的族人，她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的军医（当代颇负声誉的医生），名叫威廉斯华莱士·李。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康麦斯（地方），而我童年时代的光阴则大都消磨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我时常流连嬉戏于高大荫深的橡树丛与柏树林之间。这里是有名的密西西比河的泛滥地带，直到如今，在那儿居住的人还不断地与大自然的灾祸作斗争。那儿除了一望无际肥沃的棉田外，林间和野外还有许多狼、熊、鹿、野火鸡和数不尽的猎物。当我五岁的那一年，我的母亲就溘然与世长辞；我的父亲，约翰·史东活·陈纳德，身体壮健，一直活到八十岁。他对于我的嗜爱森林表示很深的同情，任随我在森林里（嬉游），有时我甚至整个星期住在野外，以一些咸肉、小鱼和麦饼之类的东西充饥。我在野外狩猎的结果很不错，每当我从外面回家的时候，总是带着整袋的野鸟和其他猎物供全家人的晚餐。我渐次像以打猎为生的猎人那样热衷于打猎，这种热望到而今我还保持着。我开始用温吉士打来福枪来打猎的时候年方八岁，从那时始，我就随处沉醉于狩猎与垂钓的乐趣中。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常常垂钓于西萨斯河畔；秋末的季节，我又好整以暇地在竹林间追猎野鹿。过去的十年中，每次我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无论逗留时间的久暂，我总想办法到故乡路易斯安那州去垂钓一番，即使是几小时的享受也好。有许多人在冬天的时候就终止钓鱼，其实在我看来，只因为他们不谙鱼性，把许多好机会都于无形中失掉了。



由于过惯了山水之间的生活，养成了我的自信、自赖和自作决断的性格。我刚到十二岁的时候，就喜欢独个儿去打猎和钓鱼。那时我的年纪太轻，没有资格和成年人相处；而我又比与我同年的孩子们知道得多，没有兴趣和他们一起玩耍，于是我反而孤独了。我每当在野外的时候常自搭帐篷，自己找寻和烹煮食物，而对于独自置身深林，并不当作怎么一回事。

当我十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再度结婚。这位继母是我在吉尔伯特小学的教员绿蒂·巴恩丝女士，这真是一个再好没有的选择，——我早就喜爱这个人，因为她生长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卡尔豪附近的田庄，也是一个大自然的爱好者。当她未与我父亲结婚之前，我们已常常一道出去骑马、旅行或到郊外野餐。她常常鼓励我去过我所酷爱的生活，并要我成为一个有为的人。她说我除了在打猎捕鱼的技巧上比其他孩子高明外其他还不算什么，我应当在同龄的儿童中做他们的学问上的领袖。五年之后，我这位惟一的可敬爱的良伴竟弃我而去，那时我年甫十五，重又感到可怕的孤独，并且在以后的时光里，再也找不到一位那样使我全心地钦仰敬爱的人。

童年时代那种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的生活和继母所给予我的同情和爱的教养，把我的心性塑成了一种跟现代的社会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的典型。稚龄时虽然我不致离群独处，但我从来不高兴接受大孩子的指导，因此我宁愿自行其是或在小孩子群中做首领。我喜欢教导他们，并且对于强凌弱、众暴寡这种行为时常挺身而出，扶弱以强。由于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我常欲出人头地。我于是要跑得快，跳得高，游得远，潜得深；钓鱼要大的，射猎要比别人准确；看书要比别的孩子多；在田里工作要最卖力；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要名列前茅；在垒球队中是出色的选手；当篮球队的中锋，足球也玩得不错；无论做什么事我总要独



占鳌头。另一方面，我却是一个既怕羞而又敏感于他人的批评的人，同时对于比我年纪大的人罕有信心。我具有一种好胜的天性，凡事爱做领袖，指示那些不大有能力的人，而当我在某项事业上获致优胜时，可并不沾沾自喜或自傲。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思虑过人，精力充沛，对任何问题都能当机立断而见诸行动，我对于那些优柔寡断的人很看不惯。这种独断独行的个性对于我以后的工作颇有不良的影响，因为我时常不能向我的上司详述我的计划。通常当我被迫向别人解释我的计划时，我就感到有点难堪，因而使我的一部分上司觉得我是易于冲动而不够稳健。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对于像我这样能够临危不迫而妥筹善策，迅采行动的人缺乏认识的缘故。假如授我全权去主理一桩事情的话，其结果常是十分美满的。

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就时常在外祖父李医生的书房里，埋头故纸堆中向往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贝罗波尼斯与普尼克之战。虽然我完全不知道希腊、迦太基与罗马究竟位在何方，然而战争图画中的大象、披甲的战士，以及燃烧中的战船可把我整个地吸引住了。

我喜欢历史、地理和数学。我阅读它们就如与我同龄的孩子们看漫画一般。在小学时代的暑期里，我常以自修增进旁的学识。十三岁的时候，我就完成了中小学的课程，因为年纪太轻，没有资格进大学，所以我就读了一年预科。我小小的年纪就爱研究宗教，主要的原因是我可从《圣经》中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于是在十一岁那一年，我就正式受洗入教，为浸信会教徒。

第一次受到军事训练是当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一年级主修农科的时候。我虽然无意要做一个农人，不过我所受的中小学教育不允许我选修其他科目。我入大学只不过十四岁，和其他学生一样，自从入了那被红墙围绕的校舍之后，军事训练



成为必修的科目。

入学后没几天，我就受到旧生所给予新生的惯例愚弄：一位值日的高年级同学把一杆短枪交给我，要我值班，任务是把守宿舍的大门，不让没有通行证的同学随意进出。当我煞有介事地在大门把守着时，住在二层楼的高年级同学就从窗口把冷水向下倾倒。我虽衣服湿透，可还来回地走着方步，不过这接二连三的当头冷水可激起了我的无名之火，于是当吃中饭的铃声响时我就决意报复。一群饿虎似的高年级同学，向着饭堂飞跑的时候，都遇到刺刀的挡驾。我横眉冷视着他们，使他们无可奈何。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点，累得大家下午还饿着肚皮，到后来好容易才找到值日生，把任务交卸后，才算解了挨饿同学的围。

我曾报名报考西点军校和海军军校，在一九〇九年就到安纳波利斯参加入学考试，看到那阴暗、灰色的校舍，我的做海军上将的热望不觉冷了下来。经过两日汗流浃背的考试，有位好心的人对我说：即使侥幸被录取，也还要在这校舍内攻读两年，才可以正式受训。看来这种刻板的生活，对于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野孩子，实在太不相宜了。于是在最后的一场考试中，我故意交了白卷，然后给家中老父打一封电报，告诉他我已落选，同时将乘下一班的火车回家。

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又发生了问题。因为在邓萨斯河上最理想的捕鱼季节是初夏，而那时大学里还未放暑假。我为了急于到河上赶捕鱼的季节，每年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大考结束，得到学分之后找点错事干，使学校记过，把我开除，以求早一星期离校。秋季开学时再设法入校。这总不免有点麻烦，但因为我的成绩优良，同时我的叔父纳尔逊又是当时州中颇负声望的教授，这一关往往能够度过。

不过我那屡试不爽的办法有一次竟出了毛病。有一年学期